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五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解詁曰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

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謹案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為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

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解詁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解詁曰据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据夫人

氏欲使去姜

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

無貶于公之道也

解詁曰明下無貶上之義

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

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

解詁曰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

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

其稱婦何

解詁曰有姑之辭也

解詁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

人至不稱婦見行遂意也見繫重在遂因遠別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解詁曰然是衛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

比

專殺猶似近正

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

解詁曰古者刑

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謹案臣所以待放者有罪不敢逃其死無罪冀君覺悟猶當用之至於三年君意已審故賜之環則還賜之君放之非也解詁曰曰無去是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解詁曰聽君不

去衛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解詁曰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

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

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

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衰而赴難則禮宜然然解詁曰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

同故引同閔子解詁曰閔子要經而服事解詁曰禮已練男

類相發明要經而服事子除乎首婦人除

帶平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解詁曰既事畢即近也退

退身也致事還祿位于君謹
案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
孔子蓋善之也
解詁曰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

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公會齊侯于平州

不致者與惡桓同意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一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据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

所以賂齊也

非以師徒取故不從

彼例直言取也

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解詁曰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率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據楚子圍宋公孫君

不會大夫之辭也解詁曰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謹案新城之盟趙盾

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

故不可也

冬晉趙穿率師侵桡

桡者何天子之邑也解詁曰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曷為不繫

乎周不與伐天子也解詁曰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

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義在六年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解詁曰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解詁曰据食角不言之緩也解詁曰辭閒容之故為緩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

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解詁曰曷為不復卜解詁曰据定十

五年牛死改卜牛養牲養二卜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卜得吉而後養之帝牲不吉則板

稷牲而卜之解詁曰不吉者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帝牲在于滌三日解詁曰滌

官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於稷者唯清三牢者各主一牢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具是視解詁曰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謹案此謂既板稷牲為帝牲用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

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郊則曷為必

祭稷解詁曰据郊者主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解詁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

生配配食也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解詁曰匹

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解詁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

之謹案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

類是也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為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

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弗而行

事

葬匡王

楚子伐賁渾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繆公

徐彥曰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解詁曰公爲取向作辭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

其平

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鄭靈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月者為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

解詁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

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

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

解詁曰据當舉叔姬為重大夫私事不當書

言叔姬之來而不

言高固之來則不可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

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寧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足以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

不得成爲婦南嫁遽歸故不可也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解詁曰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徐彥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解詁曰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謹案春秋託王者之事

見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

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樂書是也翬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

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親弑君者趙穿也解詁曰復見趙

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復見趙

董仲舒曰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耳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此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廣森謂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閒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述則穿之惡仍未得揜爾盾以文誅穿以

實

誅何以謂之不討賊

解詁曰据皆去葬不加弑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

君夷律

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趙盾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為春秋新意也

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

解詁曰辜罪也呼天告冤

史曰

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

為仁為義

仁也為義外為義也解詁曰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音義如北監本作而古而如字通左傳見仲而何其義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九

內朝不於法朝之處也解詁曰已已

諸大是樂而已矣

解詁曰以是為笑樂謹案左傳戰于令狐之歲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

其所為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于殺人以為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蒞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繼綏之主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

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

解詁曰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官

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趙盾曰彼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

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

解詁曰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為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

乃出尊者之閨乎

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

解詁曰顧

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為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日子

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

解詁曰赫然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

解詁曰主宰割殺膳宰者

熊蹯不

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

解詁曰蹯掌也摯猶擊也摯謂旁擊

頭項謹案斗料也保傳記曰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音義摯音敖摯音竅字或作檟莊子云檟以馬捶

趙盾曰

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

解詁曰慙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

公先拜者畚出盾人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音義慙讀如慙

慙終吉之慙又何焯云慙即自慙膳宰之事與舊讀異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

出解詁曰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意冀當覺悟故出

靈公心忤焉欲

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

解詁曰怍慙貌慙盾知已過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

謹案左傳是鉏麇也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

焉者

解詁曰焉者於是也無人於閭門守視者也謹案守門日門守閭日閭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

也

上其堂則無人焉

解詁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

俯而闚

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

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

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

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解詁曰俯俛頭

戶室戶易猶省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

解詁

日滋猶益也

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

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

音義祁上支反

仡然後乎趙盾而

入放乎堂下而立

解詁曰：仇然壯勇貌。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

子以示我，吾將觀焉。

解詁曰：授君劔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

趙盾起將進

劔，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于君所？

斥呼盾者

君前趙盾知之

解詁曰：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

躇階而走

解詁曰：躇猶趨，遽不暇以次謹

案升降階之法，涉級聚足者正也。施于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躇階。靈公有周狗謂之皆非禮之常矣。說文解字引此傳爲足階。

葵

解詁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四尺。曰葵，謹案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促矣。

呼葵而屬

之葵，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蹙之，絕其領。

解詁曰：以足逆蹙，日蹙音

義踐

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

解詁曰：甲卽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

抱使